

从《雁南飞》看自译者的译作重塑

曲雯静

新疆大学 新疆乌鲁木齐

【摘要】自译作为一种特殊的翻译方式历来受到多方学者关注。和部分自译者全然再创作的自译作品不同，叶君健所著所译的《雁南飞》在大量保留原文剧情风格的基础上对部分内容进行译作重塑，具有一定的翻译研究价值。本文通过梳理《雁南飞》中自译者的译作重塑之路，探析自译者的自由与局限对自译重塑的影响与其造成的重塑矛盾。鉴于自译者所具有的特殊翻译视角，自译者在进行翻译活动时灵活运用其自由度，克服视角带来的局限性以避免译作重塑矛盾的产生。

【关键词】《雁南飞》；自译；译作重塑

【收稿日期】2024年8月10日 **【出刊日期】**2024年9月25日 **【DOI】**10.12208/j.ssr.20240022

The remodelling in the self-translation of *They Fly South*

Wenjing Qu

Xinjiang University, Urumqi, Xinjiang

【Abstract】 As a special method, self-translation has consistently attracted the attention of numerous scholars engaged in the field of translation studies. In contrast to some entirely recreated self-translations, Ye Junjian's work remodels certain elements while retaining the style of the original work of *They Fly South*, thus delivering a valuable contribution to translation studies. This paper analyses the influence of self-translator's freedom and limitations and the caused contradictions. In light of the distinctive perspective of the self-translator, it is imperative for them to make a flexible use of their freedom and overcome the limitations brought by the perspective, thereby avoiding the potential contradictions in the process of translation remodelling.

【Keywords】 *They Fly South*; Self-translation; Translation remodelling

1 引言

《雁南飞》为叶君健于1948年完成的长篇英语小说，并于1992年自译为汉语。该书是他为数不多的自译作品之一，有着重要意义。然而，从国际上看，华人自译者的研究仍然是整个国际自译研究领域的薄弱环节（张倩，2020）^[1]；从国内看，对该书的翻译研究仍不够充足。

自译是一种独特的翻译方式，自译者掌握着更多的翻译自由，作为“带着镣铐的舞者”，他们的镣铐不再牢固，如吴玲玲与李丹（2004）^[2]便认为林语堂的自译很难分清是忠实翻译还是创造改写，叶君健本人也秉持着“再创造”的文学翻译思想（刘军平

罗菁，2014）^[3]。然而，自译者也并非全然不受限，他们的视域、能力与思想仍在约束翻译活动。本文将从自译者区别于普通译者的翻译自由，所受限制，与其两者对译作所造成的矛盾冲击来探讨自译者对译作重塑。

2 自译重塑中的自由

在作者身份的加持下，自译者掌握着原作与译作的全部生命，有着绝对的话语权，他们认为自己就是作者，所以对自己的文本有理由进行改动并创造新的词汇（刘军平，2009）^[4]。相比于普通译者，自译者的心理转向更偏向于社会，多重考量使其在翻译过程中会对人物、场景、剧情等再做诠释。自译

作者简介：曲雯静（2000-），女，汉族，山东烟台人，新疆大学硕士研究生，研究方向：文学翻译。

者做出的诠释不加限制,可以对原文内容打散重塑,形成一个更符合自译者当下心理、社会发展及读者期待的译作。在《雁南飞》的自译中,自译者再创作的自由在其对人物、场景、剧情、风格的重塑中均有体现。

2.1 人物塑造自由

《雁南飞》以“金龙”一家作为支点,描述了“金龙”与其奶奶“金菊奶奶”,伯伯“烂草包”一同生活的故事,其间有不同人物出现,如金龙未婚妻“冬梅”、少女“绿珠”等等。作者通过刻画不同的人物形象,塑造多层人物关系来传递本书的主题与情感。而四十年后再译原文时,多重因素的考量使得作者对其中的人物形象和人物关系进行了重塑,译文读者与原文读者面对的已然是不同的人物与人物情感。

例 1:

原文: ...and her breasts bulging out to bursting point in the calico jacket...

译文: 她的胸脯在她的那件印花布衣衫里面裹得紧紧的。

例 1 所描写的对象为书中主要角色冬梅。冬梅在原文中是一位极赋性格魅力的女性,她不同于传统认知中内敛的女性形象,而是跳脱出框架,以其热烈自由、古灵精怪的性格吸引住文中男主金龙的目。原句所在场景为冬梅与金龙的初遇,站在金龙的视角勾勒出冬梅的整体形象。从原文语句“her breasts bulging out”可以看出,作者着墨重点在于冬梅的胸部,她的形象是丰满美丽的。而译文中这样的丰腴美却消失不见,语句的重点落在“裹得紧紧的”,角色的形象转为保守内敛。角色外表形象往往是一个作者刻画人物的重要表达方式之一,人物外表的转变不仅代表着书中人物言行举止相应的变化,更重要的是这样的变化会极大程度地影响该人物在读者心中的形象。

例 2:

原文: And by “chuden” she meant both the middle-aged little man and the young grand-son.

译文: 所谓“甩仔们”,这既指年少的孙子,也包括她那个已到中年的二儿子。

例 2 从金菊奶奶视角交代了自己与儿孙的关系。这里的“chuden”即指“children”,“甩仔们”即指“孩子们”。金菊奶奶有两个儿子,大儿子早逝,

留下其子金龙给金菊奶奶抚养,二儿子烂草包并未结婚且始终与母亲住在一起。原文中,金菊奶奶与烂草包的母子关系充满了矛盾与纠结。金菊奶奶对烂草包爱恨交织,嘴上总是不免嫌弃,心中却也会对其偶尔夸赞。而烂草包虽然畏惧自己强势的母亲,但还是对其关心有加。因此,原文中金菊奶奶介绍自己的儿孙时是按照长幼有序的顺序进行的——先介绍儿子,再介绍孙子。其所用句式“both...and”也无特殊引导意义。然而,译文却在原文平平的陈述中增添了隐含的感情。首先,译文在语序上进行调整,先介绍自己的孙子,而后提及自己的儿子。这样的变化疏远了金菊奶奶与儿子的母子关系,强化了她对孙子金龙的偏爱,透露出孙子金龙才是自己的骄傲,而儿子更像是不得已提及的。其次,译文采用了带有引导意义的句式“既指……也包括”,该句式具有层次之分,更是强调了三人间的关系。最后,原文中三人的姓名“Marigold”“Ching Lung”与“Lanzaw Paw”并未有特殊的关联,而译文中却分别将其译为:“金菊”“金龙”与“烂草包”。无论是在源语还是译语文化中,姓氏都是血脉联系的一种直观体现。源语并未用姓氏来对人物关系做出直接表达,因为原文中人物间的关系是复杂的,而译语却让孙子金龙跟随奶奶金菊一同姓“金”,让儿子烂草包成为异姓的存在,这样的设定更加强化了人物间的亲疏远近。以上皆为自译者对人物关系做出的调整,明示暗示主角金龙是金菊奶奶更为承认的“甩仔”,而原本又爱又嫌的配角母子关系则变得极端。

由上述两例可以看出,自译者对人物形象及人物关系均进行了重塑,这样的重塑建立在自译者预设的读者期待之上。在译语的文化中,明艳的女性角色并不多见,其群体主色调往往是由含蓄顺从交杂织就。尽管作者在创造原作时希望塑造出一个打破常规,更符合源语文化认知的女性角色,但作为自译者,他更需要考虑到译语的受众群体。读者在阅读作品前有着自己的思维、审美和评判,从而形成自己的期待视野,只有当作品内容与自身期待视野符合时,会被读者迅速接受(范丽,2010)^[5]。如何让冬梅这位女性角色在源语和译语中都赢得读者的目光是自译者考量中一个重要的部分。因此,自译者在翻译时选择削弱对冬梅的部分描写,使其更

加符合源语文化审美。

事实上，无论是人物形象还是人物关系，普通译者都无权随意更改，如需改动需要经过一系列严谨的协商沟通。而自译者则凭借对原文的高度话语权，在充分考量下可对译文中的人物形象及人物关系进行重塑。自译者的重塑并非随意造就，经其改动后，译文的人物更加符合译语文化对其群体的期待，而人物关系则更利于读者对一个正面主角的想象。

2.2 情节梳理自由

自译是译者站在作者视角对原作重新审视后的产物。作为特殊的读者，自译者能够甄别出原作中的逻辑漏洞并稍加修改，能够敏锐发觉原文张力的不足并加以改善，这样的调整使得译文的情节被重新理顺重塑。

例 3:

原文: By now Luchu had brought in a large bowl of food, which consisted of the soft, **white rice Ching Lung had sometimes dreamed of in the mountains**, and the pickled vegetables which he had never fancied.

译文: 这时，绿珠端进来一大碗吃的东西，里面有金龙在山上从没有吃过的**柔软的白米饭**，和他做梦也没有想到过的泡菜。

例 3 中金龙离开了家乡，从山区来到平原，饥寒交迫之时遇到了绿珠及其父亲的热情招待。从上文可知，山区人民平日生活艰苦，常吃玉米面饼，而此时金龙所在的平原则生活富饶，有米饭泡菜等更加精细的食物。作者在创作原文时便想要凸出山区人民和平原人民在生活习惯、生活质量等各方面的差别，因此原文中便表示这是“white rice Ching Lung had sometimes dreamed of in the mountains(金龙曾在山上梦见过的白米饭)”，用曾经日思夜想的食物终于不再遥不可及来显示两种生活质量之间的差距，突出平原生活的美好与安逸。然而，自译者在翻译时站在特殊读者的角度发现了其中的逻辑悖论。如果金龙从未在山区见过吃过米饭，又怎么会觉得白米饭是好吃的，并在睡梦中描绘出它的样子呢？因此，译文中将米饭描述为金龙“在山上从没有吃过的柔软的白米饭”，以此来避免上下文的逻辑矛盾。

例 4:

原文: Both the fugitive and the pursuer carried on

the fulminating race on the vast expanse of snow, bent on their purpose, like a pair of horses on an open track. **Their distance always remained about a hundred yards apart.**

译文: 逃亡者和追逐者在这漫无边际的雪地上，像闪电一般，展开速度的竞赛，其景象很像跑马场一对赛马在没命地一比高低，**他们之间的距离渐渐缩短，最后不到十来丈远。**

例 4 中金龙正进行自己人生中的第一场狩猎。

他与猎物在此之前已经斡旋许久，沉默对峙，都希望对方先露出马脚。而猎物最先溃败，追逐一触即发。金龙迫切需要猎到这头狼，自己能否有资格结婚便取决于这一次狩猎，而猎物更是急于奔命。在两方都退无可退的境遇下，这场狩猎十分激烈焦灼。作者在创作原文此句时，将前半部分塑造的极为精彩，疾速追逐的画面感迎面而来。然而，在塑造后半句时，剧情张力却迅速下降，整个追逐趋于滞涩平淡，始终保持相同的距离，失去弹性。而在翻译时，自译者甄别到此处的张力不足，打破其中不变的距离，增添“渐渐缩短”来凸显画面的动态追逐感，剧情张力由此增强。

尽管 Beaujour (1995)^[6]表示，自译完全不具有用外语原创写作时表现出的“文字冒险的兴奋感”，然而，自译者作为作者与特殊的读者，对原著有更细微的观察，可以发现其中有所欠缺之处并对其修改。普通译者难以体会到其间的细微逻辑差别，发现后也需要与作者反复沟通确认才可修改，若无法沟通则还需再做衡量；而剧情张力更是普通译者难以改变的部分。自译者的多重视角与所具的翻译自由可以将译作重塑地更加完善，极力避免原文中情节无力、细节缺失、前后相悖等情况，以此提升读者的阅读体验。

2.3 篇章风格自由

受到原文读者及作者自身条件等多重因素影响，用非母语写出的原文所呈现出的风格不一定达到了作者心中的预期。而译写原作便是自译者弥补遗憾的时机，通过调整原文用词，自译者可以重新打造译文呈现出的语言风格。

例 5:

原文: Ching Lung muffled his nose with both hands as though he were by the side of **an open public**

closet.

译文：金龙用双手捂着他的鼻孔，好像一个茅坑就在他的旁边。

作者在进行原文创作时便极力想要表现山区人民与平原人民的不同，并在生活习惯等具体方面做了许多区分，然而，语言文字层面的表达却并未显示出这一差别，全书的风格更多由情节来体现，主角一家也并未流露出长久生活在偏远山村的痕迹。作者后期回忆时也曾表示自己当时的英语功底并不纯熟，甚至还会出现语法错误（叶君健，1997）^[7]，因此符合主角背景的语言塑造并非当时作者的追求。而在多年后翻译时，自译者选择擅长的母语作为译语，全书语言风格塑造便成为重塑过程中十分重要的一部分。在如何让译语读者感受并认同主角生活的山区环境方面，自译者选择将涉及到其语言、心理、甚至旁白部分的描写进行适度的打磨，将其中的部分词汇和短语塑造地更赋乡土化气息，如将“an open public closet”译为“茅坑”而不是“公厕”，体现出山区生活环境对这里人民潜移默化的影响，以此重塑全文风格。

自译者在翻译时可以刻意塑造理想的风格，弥补创造原著时余留的遗憾，追求自我完善，删改不合时宜之处，以澄清最初意图（黎昌抱 李菁，2016）^[8]。这样高自由度、高创造性的塑造往往是普通译者难以达到的。

3 自译重塑中的局限

自译者并非全然卸下镣铐的舞者，高权限的翻译自由与更紧密的局限约束相对。作者身份双刃剑般的束缚，原文与译文的时间跨度与思想转变，以及源语与目的语文化烙印带来的冲击重重叠加，为自译者的译文重塑之路竖起屏障，译文只得顺应其发展变化。

3.1 作者身份影响

作者身份一方面给予自译者最高限度的重塑自由，一方面也为自译者套上新的枷锁。译作的出版售卖、读者反馈、清洁逻辑并非是普通译者需要过分关注的话题，却是自译者不可忽视的重要环节。因此，自译者对译文的重塑不仅来源于自己的判断，而且来源于外界的压力。

例 6:

原文：But it was too late to tell the seriously

minded young man not to taste the non-existent drew, for he was already **pressing his lips on her forehead**, and pressing rather hard to. ...The young Myaw therefore obeyed the orders meekly by **pressing his lips on hers**.

译文：年轻人伸出一个手指，轻轻地在她的额上点了一下，然后尽快地缩回来。……他真的用嘴唇轻轻地接触了一下她的额头。

例 6 为主角金龙与配角绿珠之间的互动。绿珠对金龙心生感情，希望二人之间有更多的亲密互动，以此将金龙留在身边，不再执着于返回他的家乡。因此，绿珠将金龙带至月光下，哄诱懵懂的青年做出更多的举动。金龙的确对此做出了回应，在原文中，他先是“**pressing his lips on her forehead**(亲吻了绿珠的额头)”，而后“**pressing his lips on hers**(亲吻了绿珠的嘴唇)”。这样的举动符合原文中对于绿珠与金龙的角色设定，女性角色绿珠热情奔放，而主角金龙则是不谙世事、个性天真。然而，这样的情节却与译语文化中的传统观念相悖，并不符合译语读者的审美标准。金龙在下山碰到绿珠之前已经与冬梅订婚，此时和另一位女性之间的亲密行为不仅不会增加小说中的浪漫氛围，反而会使译语读者因二人之间的出界行为对金龙与绿珠产生厌恶情绪。为了人物的完整度与译语读者的接受度，译者在翻译时选择将整体情节大作改动，二人之间的互动仅限于金龙“用手指点了一下绿珠的额头”和“亲吻了她的额头”，使译语读者尽可能接受人物间的互动，和源语读者同样感受到此时情节的暧昧氛围。

自译者在翻译时需要考量的内容远超于译文的质量，他受到作者视角的束缚，需要关心情节的发展，书籍的出版与读者的反馈等情况。在种种因素的加持下，自译者有时需要牺牲部分精彩片段来为整本书籍做考虑，以获得译语读者的支持。不过，当译者的社会性“过于膨胀”时，译文走向势必会偏离原文，直至走向“非译”的极端（周领顺 2016）^[9]。

3.2 时代发展影响

在原作与译作的面世之间，隔着的不仅仅只是时间的单纯流逝，更是时代的变迁与观念的转变。这样的变化同样反映在译文的呈现之中。

例 7:

原文：Why we the Myaws should lice on the

tableland and the **Chinese** on the flat ground.

译文：为什么我们这些山民住在山坎坎上，下面的平原人住在平地上；

本书于1948年写就，作者那时刚刚写完“中国早期贫苦农民”、“流浪艺人”、“小知识分子”，之后转而想将“中国偏僻地区、深山老林里的素不被人注意的少数民族”介绍给世界。本书的少数民族为作者架空构建而成，通过描述他们与在平原上生活的汉族所具不同的生活习惯、生活条件与理想信念来体现出这个民族的特点，以此来表现出中国少数民族的独特风情和坚毅性格。因此原文中会出现“Myaws”和“Chinese”这样的称呼以此来进行区分。然而在近五十年后，作者决定翻译并重新审视原文时，时代的发展与进步牵动着作者的思想，作者想表达不再是各个民族之间的差别，而是告诉读者“我们今天生活在这块大地上的各族人，和平相处”。在当前“民族一家亲”的时代主旋律下，如何处理原文中偏向差异化的表达便成为自译者需要重视的部分。因此，自译者将“Chinese”译为“平原人”，弱化民族间的差异性，以和谐的表达来回应时代与作者内心的需求变化。

3.3 文化差异影响

双语学者在学习运用语言的过程中同样会被语言与文化打下烙印，或深或浅的烙印有时难以被察觉，却会反映在自译者的笔墨当中，从而形成重塑之路上的屏障。

例 8:

原文: Father, I understand the Myaws have neither **gods nor devils**. He is perhaps possessed by something else.

译文: 爸爸, 我了解, 山民**既没有上帝, 也没有魔鬼**, 也许有什么别的东西附了他的体。

例 8 为绿珠对父亲说的话, 正为金龙做辩解。文中涉及到了 **gods nor devils**, 自译者也将其直接译为“既没有上帝, 也没有魔鬼”。文中绿珠的父亲怀疑金龙疯癫的状态是遭到了附身, 受到了“上帝或恶魔”的影响, 在源语文化中, 这样的信念为读者所接受, 然而在译语文化中, 大部分人并没有这样的信仰, 尤其考虑到说话人绿珠的背景, 她一生和父亲住在平原上一个偏僻的村落中, 很少接触到陌生人。她读的书皆是“鸳鸯蝴蝶”一类的爱情小说, 不

属于中国文化的“上帝”与“魔鬼”由她说出更显违和。

自译者常年浸润在两国文化中, 有时对其中的差异并不敏感, 也并未注意到此处的出入, 因此自译者选择直译此处, 而并未稍加更改其意象, 译文因此显得生硬违和。熟知两国文化的自译者, 在翻译时时常受到文化的反影响。部分影响可以规约自译者的翻译, 使其译文更加顺畅, 部分影响则会使他有所疏漏, 在译文中留下较为明显的翻译痕迹。

4 自译重塑中的矛盾

自译者高权限的自由与附带而来的局限在译文中相遇, 矛盾随之产生, 落在人物呈现、语言风格、篇章架构三方面的呈现之上。

4.1 人物呈现矛盾

尽管自译者的作者视角可以帮助其重新审视原文, 但审视后的更改却并非全然合理, 自译者对人物重塑的自由使其加重对某一个人或某一类人的刻画, 笔墨的深浅锐化了人物形象, 也打破了原文中的群像式描写。

4.1.1 主角与配角

自译者在译作重塑中重点刻画了主角形象, 笔墨的分配使得配角形象遭到淡化, 双方形象的丰富度形成鲜明对比。

例 9:

原文: There were no inns on the roadside, where Ching Lung could sit for a little rest and have a cup of tea.

译文: 沿路——**事实上没有什么路**——没有人家, 所以金龙找不到地方休息, 连茶也喝不到一口。

例 9 中金龙下定决心离开家人, 踏上前往长城的漫漫征程。原文中仅描述一路上并未出现可供金龙休息的地方, 而译文则将环境塑造得更为艰苦, 让金龙在无人之地踏出一条路来。而事实上, 在这段下山路途上, 并不是没有路: 金龙的祖先是在平原被打败, 被迫迁至山上的, 因此山路是存在的。而作者之所以如此塑造, 就是为了突出金龙作为主角的光辉, 路途越艰辛, 金龙的性格更坚毅, 形象更立体。

例 10:

原文: And Lanzaw Paw put on a deep frown, so expressive of his stupidity and helplessness.

译文：烂草包的眉头皱得展不开。

例 10 中为配角烂草包在向金龙发出让其归家信息后的状态表现。文中金龙的奶奶、烂草包的母亲——金菊奶奶已经病重。此时原文中可以看出烂草包的忧心忡忡，无措且无助，是一个孩子在面对母亲病重时的正常表现。尽管他的母亲常常讽刺他，但他也依然能明白母亲的爱，此时的情态更是显示出他的孝顺。而译文则是直接将这样外露的感情删去，烂草包只是作为一个发愁的、没有主见的形象出现，此时成为了衬托主角坚毅沉着的存在，失去了有血有肉的“儿子”身份。

事实上，作者在原文创作时，非常注重人物的多样性。如主角金龙，勇敢却偶显稚嫩，真诚却交杂痴傻，如绿珠的父亲，会好心收留流浪的金龙，却也会在金龙不听安排时露出急躁尖锐的一面，如金菊奶奶，身上糅合着对儿子的厌恶与对孙子的溺爱，虽然愚昧却不难感受到她对家人的关心。这里每个人都是饱满且丰富的，处处透露着人性的多样与光芒。然而在译文中，自译者站在作者的视角，更希望可以凸显主角的性格，使之与其他人物形成鲜明的对比，因此刻意削减对于其他人物的描写，只保留其性格最鲜明的一面。绿珠父亲只剩随性大方，金菊奶奶更偏慈爱神秘，冬梅绿珠灵动不再。整部小说的译文全部围绕着主角展开，自译者掌握的高度重塑自由在丰富主角同时也削弱了书中其他人物的塑造。主角的形象变得更为立体正面，惹人喜爱，而配角则是沦为陪衬，失去了原本的丰富形象。

4.1.2 男性与女性

除了主角与配角，自译者对男性与女性的刻画也趋向于极端化。

例 11:

原文：He was like a **flower**.

译文：他像一棵**树**。

例 11 是对主角金龙的一段描写，译者在翻译时选择用更加男子气概的意象，因此“flower(花)”被译为了“树”。

例 12:

原文:

-“What do you mean? Didn't you fall in love with him at the first dance?”

-“Not exactly,” the girl replied with the same words.

译文：无

例 12 为金菊奶奶与冬梅的一段对话。文中冬梅是第一次见金菊奶奶，被对方询问是如何与自己的孙子金龙相识并订婚的。金菊奶奶做出了几个猜测，均被冬梅以同一个模糊答案回答，让金菊奶奶百思不得其解，因而对原因更为好奇。原文此段两位女性间的一来一往，使得冬梅的形象更为鲜活，少女狡捷的心思与俏皮的形象跃然纸上，然而译文中却选择将这段对话删去，冬梅的性格被削弱，人物变得更为单薄。

自译者在塑造女性角色的时候，喜欢重塑其母性形象，或温柔体贴，或慈爱内敛，在塑造男性时却不羁于性格的多变，比如烂草包的懦弱与金龙的勇敢。尽管相较于主角，配角的性格变得单一，但是男性角色在此基础上依旧有不同的变化，而女性角色则是向着同一个方向发展，即符合普世价值中的女性传统形象。自译者通过翻译，削弱女性角色，使其形象片面化单一化，成为男性角色的陪衬。

尽管自译者是一位特殊的读者，但依然是一位读者，会有自己的视角和理解，这样的理解和初次创作时的表达之间可能会有变化。普通译者尽管有着自己的视角，但不会对原文角色做出大幅度的改变，而自译者却对原文和译文都拥有高度掌控权，有极大的自由对译文进行重塑。这样的重塑发生在人物角色身上时会出现一定的矛盾，译语读者与源语读者接收的形象已然不尽相同，尽管这样的改变会符合部分译语读者的审美，但他们也失去了接触真正原作人物的权力。

4.2 语言风格矛盾

译文在不少细节之处都使用了更加富有特色的语言，以此来凸显本书主角的山区生活背景和该民族的独特风情。然而，由于受到译者能力和两地文化影响，译文的整体风格并不统一

例 13:

原文：And “the last one was a man-eater, a stripped **tiger**.”

译文：而他猎取的那最后一条**大虫**是一只吃人的家伙——只有条纹的**猛虎**。

作者曾在本书自序中提到自己从未与少数民族一同生活过，本书的少数民族更是作者创造出的，需要依靠大量的想象。作者在翻译时希望重塑本书

的整体风格，展现少数民族的独特风情，因此要丰富译文细节来达到重塑目的。自译时作者的用词也的确会比原创丰富（黎昌抱 李菁，2017）^[10]，例 13 中的“大虫”便是作者的尝试，借用了古代小说中描述老虎的词汇。作者的尝试是成功的，原文的风格的确因此而得到改变，然而他的尝试却又不完全的，想象力的限制使得自译者无法为所有事物都赋予不同于通用称谓的能指，如例 13 中，作者用独特词语“大虫”来指代老虎后，又用通用词语“猛虎”来指代同一形象，使得整体风格有分裂之感。除了“大虫”与“猛虎”这样不全面的风格变化外，全书中可以看到“阴间”与“恶魔”的中西表达并存。

自译者在重新塑造译文时可以调整其表达风格，弥补原作中未完成的遗憾，然而这样的改变并未完全覆盖译文。创新的民族风情与遗留的异域文化在译文中碰撞，文字风格不统一，不够归化也不够异化，始终在两种风格间摇摆。

4.3 篇章架构矛盾

自译者在重塑时对剧情、人物、语言等做出的更改有时是不协调的，前后相悖、偏离失色等情况在译文中均有呈现，译文的逻辑与语言均受到影响。

4.3.1 逻辑的严密与冲突

自译者在原文进行的重塑会影响后文未重塑之处，从而使得译文逻辑混乱。

例 14:

原文: If he were mad for love, the he would be jumping on her, kissing her more violently than he had done once under the moon in connection with the dew.

译文: 如果他是因为爱情而发疯, 那么他就应该向她扑过来, **比他们在月光下谈起露珠时还要更热烈地亲她。**

自译者掌握着情节梳理删改的自由。由上文可以看出, 自译者在有着对原文更加深刻的理解上, 更容易甄别出逻辑出现谬误的部分并对其重新整理。而在例 14 中, 仅看原文与译文并无错漏之处, 但事实上, 仅有原文的表述是合理的。由例 6 可知, 译者为了考虑读者的接受程度, 已经将金龙与绿珠二人之间的亲吻删改, 因此此时“比他们在月光下谈起露珠时还要更热烈地亲她”中“更热烈”所比较的对象是并不存在于译文之中的。这是作者之前的删改对后文所造成的逻辑影响。

自译者梳理情节与更改情节的自由, 有时使得文章逻辑更加严密, 但有时又反过来造成译文原本不应有的逻辑冲突。自译者在翻译时, 相当于二次审阅与创作, 在此过程中会发现一些从前没有发现过的逻辑漏洞并进行弥补, 然而, 由于其对于删改是没有限制的, 这样不限范围的改变使得其他原本逻辑严密的部分容易出现逻辑悖论。

4.3.2 剧情的激烈与平淡

自译者并非所有的改动都在为原文增色, 无限制的删减使得其剧情张力时强时弱。

例 15:

原文: **Then he shut his eyes and tried to sleep.**
In a minute he started and sat up in his bed.

译文: 立刻惊了一下, 起身坐在床上。

例 15 描述的是金龙的一系列动作, 此时金龙正在因是否放弃旅程、上山回家而感到纠结, 他在睡前心绪不宁, 煎熬不已。原文将其动作描述为“Then he shut his eyes and tried to sleep(然后他闭上眼准备休息)”“ In a minute he started and sat up in his bed.(突然他惊了一下, 起身坐在床上)”。整体动作为先动后静, 再动再静, 十分具有画面感, 读者可以直观感受到金龙的辗转反侧。而在译语中, 自译者选择将前半句删去, 导致金龙的动作没有静态作为缓冲与起伏前的平静衬托, 原文的一波三折被掩去, 动作失去强刺激感, 剧情张力消失, 整体变得平淡。

自译者在翻译时有较高的情节重塑自由, 这样的自由有时会对剧情有正面的帮助, 如例 4 中的重塑会增强其紧凑感, 而有时又会与作者身份的视域局限性相撞, 形成矛盾, 使得译文的剧情变化时而精彩时而无味。

自译者如执剑舞者, 手中剑与脚上镣铐时时相撞。对人物塑造、文本风格、情节梳理的高度自由与话语权在受到限制时便会滞涩, 与译者能力、作者身份、时代变化等影响相撞形成矛盾的火花。自译者是特殊的译者, 他们掌握着普通译者难以接触的作品生命, 也面临着和普通译者所遇极为不同的视域局限与翻译挑战。自由与局限交汇, 矛盾便如影随形, 这便是自译者选择的重塑之路。

5 总结

自译者在翻译时有着天然的优势, 可以站在作者与译者的双重视角对原文重新审视。在作者的视

角,自译者会发现有待精进的词句段落、篇章结构、文本主题,之后大胆进行增添删改,将文章重塑为自己想要呈现的模样;而在译者角度,自译者可以选择译文最终呈现出的文章风格,可以轻易做到挖掘文章的内涵、情感、意象等等。普通译者在翻译时往往囿于原文的句式、剧情、思想,在未经允许与难以查证的前提下,不易进行删改,没有较高的自由度。而自译者不必被忠实翻译的规则禁锢,因此译作要更为灵活,这是作者、译者、读者合三为一,共同发力的结果。

《雁南飞》的原作与译作之间间隔了近五十年,在此期间,自译者的生活环境与思想情感都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尽管无法对原作再进行修改,但是自译者可以利用译者的身份来弥补过去的不尽人意。同时,时代的变迁使得自译者的思想发生转变,在充分考虑到译作时代的背景下,自译者在翻译时修改幅度会更大,这也是为了译作能够顺利出版,读者能够欣然阅读所考虑。

而自译者的重塑之路也并非遍地繁花,对比分析可以发现,叶君健先生的译作与其原作在部分方面有所出入,这样的改变有其积极意味,得以抹去原作瑕疵。然而,过大的改动也使得译作存在人物片面、逻辑冲突、主题弱化等问题,甚至部分内容不再忠实于原著。这是伴随自译而来的缺憾。

然而,和永久沉睡于面世年代的许多原作不同,自译者的译作在随着时代的进步而进步,这是普通译者的诠释难以企及的。《雁南飞》的自译瑕不掩瑜,与原作有所出入但巧思处处可见,其间反映出的自译矛盾并不只是特性,值得对其继续深入研究。

参考文献

- [1] 张倩.四十年自译研究:现状与不足[J].外国语(上海外国语大学学报), 2020(03): 110-119.
- [2] 吴玲玲,李丹.林语堂英文作品翻译之特点[J].北京第二外国语学院学报, 2004(02): 37-42.
- [3] 刘军平,罗菁.叶君健翻译思想及其特征探微——纪念著名翻译家叶君健先生诞辰100周年[J].中国翻译, 2014(6): 54-58.
- [4] 刘军平.西方翻译理论通史[M]. 武汉: 武汉大学出版社, 2009.
- [5] 范丽.张爱玲的读者意识与自译策略[J].武汉工程大学学报, 2010, 32(06): 88-90.
- [6] Beaujour, E. K. Translation and Self-translation[A]. Vladimir, E. A. The Garland Companion to Vladimir Nabokov[C]. New York: Routledge, 1995. 714 - 724.
- [7] 叶君健.欧陆回望[M].北京: 九州图书出版社, 1997.
- [8] 黎昌抱,李菁.从叙事手法看文学自译的翻译属性:一项基于语料库的研究[J].山东外语教学, 2016, 37(02): 86-93.
- [9] 周领顺.“作者译”与“译者译”——为“自译”重新定性[J].解放军外国语学院学报, 2016, 39(06): 102-107+159.
- [10] 黎昌抱,李菁.基于语料库的文学自译语言特征考察[J].中国外语, 2017, 14(02): 86-95.

版权声明: ©2024 作者与开放获取期刊研究中心(OAJRC)所有。本文章按照知识共享署名许可条款发表。

<http://creativecommons.org/licenses/by/4.0/>



OPEN ACCESS